

华裔医生收购《洛杉矶时报》



◆黄馨祥

美国著名报业《洛杉矶时报》近日迎来新老板。富有传奇色彩的美籍华裔医生黄馨祥正式收购这家拥有136年历史的传统主流报纸。

《洛杉矶时报》网站专门刊出《谁是黄馨祥》一文介绍新东家。因为这位华裔富豪尽管长期生活在洛杉矶,但向来神秘低调,不但不为多数美国人所知,就连美国华人圈里了解他的人也很少。

收购报纸

出资5亿美元成新晋媒体大亨

根据本月7日签署的一份协议,黄馨祥出资5亿美元,从特朗克公司手中收购了《洛杉矶时报》及其姊妹报《圣迭戈联合论坛报》。

在完成收购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黄馨祥强调,他将延续《洛杉矶时报》和《圣迭戈联合论坛报》的优良新闻传统。

即使在富豪和名流云集的洛杉矶,黄馨祥也曾被冠以“洛杉矶首富”。

在其个人推特上,黄馨祥曾表达过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我爱洛杉矶及其有利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环境”。

《洛杉矶时报》堪称洛杉矶的城市骄傲和城市名片之一。当地舆论对黄馨祥把这份报纸从总部位于芝加哥的特朗克公司买回来表示欢迎,认为他把《洛杉矶时报》终于“带回了家”。

早有先例

美国大报被私人富豪收入囊中

实际上,早在2016年,黄馨祥就已投资7050万美元入股《洛杉矶时报》的母公司特朗克公司,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此次收购,不仅结束了该报与特朗克公司的种种不和,也是继2013年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收

购《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红袜队老板约翰·亨利收购《波士顿环球报》后,美国又一家大报被私人富豪收入囊中。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新闻智库波因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尔·汤普金斯说:“我们发现自己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时代,当时少数富有的老板控制着有影响力的大报。”

辗转多国

医和药成为他财富的主要来源

黄馨祥出生在南非,后来移民美国。美国《财富》杂志2013年在封面文章《谁是洛杉矶最富的人》中介绍过黄馨祥。根据此文,黄馨祥的父母在日本侵华时期从广东台山逃至南非。1952年,黄馨祥出生在南非伊丽莎白港,在11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医,黄馨祥小时候就在家帮忙熬药、配药。也许是受此影响,医和药成为黄馨祥此后生涯的最大印记,也是他后来财富的主要来源。

黄馨祥在南非金山大学获得医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约翰内斯堡总医院实习。当时,南非白人当局仍在施行种族隔离政策。他是进入这所南非白人医院工作的首位华人。黄馨祥后来对美国媒体回忆说,一个白人病人甚至拒绝接受他的医治。

黄馨祥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医学硕士学位,后来移民美国,1983年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担任助教。1991年,他离开大学,开始了创业历程,研究出多种用于糖尿病和癌症治疗的药物,包括著名的抗癌药Abraxane。

2008年和2010年,他分别以46亿美元和45亿美元向美国和德国的医药巨头出售了两家创业公司,从而跻身亿万富翁行列。据《福布斯》估算,黄馨祥的个人净资产达

78亿美元。

神秘低调

“最不为人所知的亿万富豪”

尽管被媒体贴上了“全球最富医生”“全美最富华裔”等标签,但黄馨祥长期保持着神秘低调的行事风格。《纽约时报》形容,在洛杉矶这么一个满是有钱名流的城市里,黄馨祥“或许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亿万富豪”。

洛杉矶媒体圈一名资深摄影师曾被专门邀请给黄馨祥拍照。据他介绍,黄馨祥为人低调、亲和,但对篮球很狂热。2010年,他从洛杉矶湖人队前球星“魔术师”约翰逊手中收购了后者持有的湖人队股份。黄馨祥曾自称,篮球在他心中有独特地位,常邀请NBA球员到自家豪宅做客、玩球。

黄馨祥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一名经常拍NBA的摄像记者前些年在场边好不容易给黄馨祥做了一次访谈,结果传回编辑部后被剪得一个镜头不剩,因为没有有一个编辑知道他。

面临质疑

仍专注于癌症治疗研究

取得非凡成就后,黄馨祥也有一些麻烦缠身。他旗下的个别公司因股价大跌遭投资者起诉。奥巴马执政期间,黄馨祥深受时任副总统拜登的器重,并在拜登发起治疗癌症“登月”计划后,宣布了自己的癌症治疗项目,但其中一些治疗案例遭到医疗新闻网站斯塔特的质疑。

黄馨祥曾表示,在有生之年,自己作为一名医生,“有责任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人们战胜癌症”。他说,尽管面临质疑甚至唱反调者,癌症治疗研究仍在不断取得进步。

据新华社报道

澳大利亚女子 花7年寻无名墓主人

当你漫步在公园里看到一座座没有墓碑的坟墓时,有没有想过埋在地下的是什么人,他生前有着怎样的故事,或者现在还有人来纪念他吗?澳大利亚新州女子亨妮(Gloria Toohey)就有这样的想法,并且她从7年前就开始解密这些无名坟墓,截至目前,她已经确认了1500座坟墓的主人信息。

据报道,家住新州中北部Manning Valley地区的亨妮对于一些无名坟墓感到好奇,当她从一些年代久远的墓地或者公墓旁路过时,她总能看到一些坟墓的墓碑已经破损不全,无法得知墓主人的信息。

因此,亨妮在7年前和其他人组建了一个“Manning Wallamba家庭历史故事团体”,开始确认这些无名坟墓的信息。她表示,小组成员感觉如果他们再不采取行动,这些生命就会被永远的遗忘,没有任何正式的记录来证明他们来过这个世界。

“当你走过古老的公墓时,你发现这里残破不堪,你可以看到地面上有很多高高低低的起伏,这些就是无名坟墓。”亨妮说,“这些可怜的人,没有人去记录他们的历史,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来记录下他们的名字,虽然我们并没有具体的信息,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这些人埋在哪个公墓。”

目前,亨妮和她的团队已经确认了1500座坟墓主人的信息,但还有很多无名坟墓在等着他们。亨妮表示,他们需要做大量的调查工作,比如参考很多老旧的档案或者是向知情人打听。

“我们在各种地方寻找他们的信息,我们这里有很多死亡证明,我们检查了所有死亡证明,看看有没有关于这些无名坟墓主人的信息。我们一共有4个人在调查这些事,而我是主要负责人。”亨妮说。

她表示,在搜寻工作进行中,自己发现了很多无名坟墓的主人都是小孩子,这其中不乏感人的事情。

“有一个坟墓的主人真的令我很触动,我是在一本19世纪70年代的日记中发现的,日记中写道‘小家伙病得厉害,他的喉咙有问题,他是我们最爱的孩子,不过他没有撑过一个晚上,我们把他埋在了Kennedy小围场里’,他是在日记中找到的9名儿童中的一员,日记来自于当地的一名教师。”

本报综合报道